

书中我们总是安步当车，一九七九年出版的《缓慢的归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那“史诗般的脚步”。故事的主要内容与死亡相关，然而，讲述没有终点，他坚实的脚步与会说话的目光始终引导着我们。他这样写道“感同身受就是全部。”

彼得·汉德克说过，他因经典得生又依经典而存。不过，汉德克说到底是一个当代作家，他必须面对由于纳粹占领而遭到扭曲的奥地利父系传统，而深刻影响他的，则是源自斯洛文尼亚的母系血脉，后者也成为他反抗民族主义神话的原动力。

在汉德克的最新力作《偷水果的女贼》中，边缘再次成为中心，小说讲述了一次从无人湾到皮卡迪中心区的徒步旅行。书中地名夺目，每一步都暴露出现实中新出现的罅隙。汉德克一如既往地拒绝遵从当代规范，让一次灌木丛中的寻猫之旅成为小说的主题之一。当汉德克向我们展现相遇的奇迹时，他让这奇迹发生在无国籍的人身上，发生在骑机车的年轻的披萨快递员身上，也发生在闪耀着神秘微光的水果小偷阿丽克夏本人身上。

亲爱的彼得·汉德克，我代表瑞典学院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接过二〇一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汉德克获奖演说

〔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徐 畅译

“玩这个游戏。不要做主角。去寻找对立。但不要刻意。心下

无思。无所不言。要柔软而强大。全心投入并蔑视胜利。不要去观察，不要去检验，只要时时留心一切信号。做易被触动的人。袒露你的双眼，让别人看进你内心深处，确保一个空间，用每个人自己的形象看待他们。只做热情充沛的决定。从容地失败。最主要的是要给自己时间，去走那些弯弯的远路。不漏听每一棵树，每一片水。在兴之所至处逗留，让自己享受阳光。忘记亲属，去支援陌生人，躬身于无关紧要之事，退避至无人之地，对命运这出戏吹个口哨，对纷争放声嘲笑。行之若素，直到你变成对的，直到树叶的沙沙声变得甜美。走过村庄。”

这是将近四十年前，一个女人在一首名为《走过村庄》的戏剧长诗的开头对一个男人说的话。

小时候，在时机合适并且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母亲总给我讲村子里的那些人——那个村子在斯洛文尼亚语里叫 Stara Vas，翻译成德语就是“老村”；不是讲他们的故事，而是讲一些短小的、至少我从来没听过的旧事。很可能母亲当时也是同时对着我的兄弟姐妹们讲的。但我却仿佛觉得，每次我都是她唯一的听众。

其中有一件事是这样的：在一户已经位于半山腰的农家院落里，有一个傻女人（或者用当时的说法是叫“弱智”）在那里当佣人。这女佣被男主人强奸了，生了个孩子，但她的母亲角色被这家的女主人接手了。女佣，也就是那个真正的母亲，被严格限制不准接近她的孩子。在孩子眼里，另外那个女人才是他的母亲。有一天，这个还很年幼，但已经会说话的小东西一个人在田庄边上的铁丝网旁玩耍，结果被铁丝网勾住了，越勾越牢。他不停地哭叫，直到那个傻子，那个“弱智”，或者用我母亲使用的绍山和卡拉万克山区之间的地区方言来说叫“蠢女人”，突然跑了过来。

转眼间，孩子就被从铁丝勾上解救下来。但紧接着，孩子问了此时也匆匆赶来的那个他心目中的母亲一个问题——这时候女佣已经回去干活了，也许是在牲畜圈里，也许是在田里——“妈妈，那个傻子的手为什么那么柔软？”

在《短信长别》这本书里，这段叙述被写成了一首歌，一支叙事谣曲，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间夜间酒吧里演唱，每次从一段转向下一段时都伴随着歌手的嘶吼：“那个孩子就是我！那个孩子就是我！”

母亲给我讲的其他事，大部分是关于她家里或远房亲戚的，而主角几乎都是她那两个后来在世界大战的“荣誉战场上牺牲了”的兄弟。现在我想试着复述其中两件很短小的，但是对于我的写作生涯至关重要的事。第一件是关于我母亲的弟弟，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事情发生在两次大战之间，就说是一九三六年吧。那是在一个深秋的夜里，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汉斯，或者用斯洛文尼亚农村话来说叫雅奈兹或汉泽，离开家已经有一个月了，他去了所谓的“玛利亚努”上学，那是一个专门培养未来神职大学生的寄宿中学，位于克恩滕州的首府，在村子西边大约四十公里的克拉根福/塞洛维茨。那时寂静笼罩着深夜，离第一声鸡鸣还早着。这时候，院子里突然传来一把扫帚扫地的声音。那个人扫啊，扫啊，一直不停地在一片漆黑中扫着院子，原来就是家里的老么，当时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他之所以从城市跑回村子里，就是因为想家，斯洛文尼亚语叫 domotožje（没有定冠词）。顺便说一句，他是个好学生，热爱学习。就是这么个好学生，在这天刚入夜的时候从寄宿学校一楼的一扇窗子里爬了出来，沿着当时还没铺沥青的村路走回了家。但他没有直接进屋——当时屋门都是不上锁

的——而是拿起扫帚，开始扫屋前的院子。因为那天，据我母亲说，是一个“星期六”，是星期天的前一天，“而星期六的惯例就是：扫院子！”这位弟弟扫啊，扫啊，直到天色渐明，直到家人——在我的想象中应该不是他父母，而是他的姐姐——把他拉进了屋。后来他再没回过那所“主教的男童学校”，而是去邻村学了木工手艺，或者叫木匠活儿。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书里，出现在我的叙事旅途，我的单人探险之旅中，它“自然而然地变化着”，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为加工。但下面我要说的这件事却没有出现这种变形，或者说，按照上帝的安排，命运的安排，或者不管是别的什么东西的安排，它的变形即将发生。在那本名为《重现》的书之后《第二次重现》。

一九四三年的八月末九月初，母亲讲述道，她的另一个兄弟，最年长的大哥，从俄罗斯克里米亚前线回来休几周“探亲假”。碰巧的是，他从长途汽车上下来以后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在本地区负责递送战场不幸消息的人。那个人当时正在赶往村子里，赶往一户人家，带着那家的幼子在极地战场上“为祖国英勇牺牲了”的消息。由于意外地碰到了这家的人，这位死亡信使就把后半程路省下了。他把死亡通知书交到了这个返乡探亲者手里。接下来，格雷戈尔回到家里，家里人唱着歌、欢呼着欢迎他回来——尤其是我母亲，她年轻时很喜欢欢呼——但在整个休假期间他都没有把弟弟的死讯，用他自己在战时书信中的叫法，那个“极地少年”的死讯告诉家里人。

在剩下的日子里，格雷戈尔，这个照我母亲的说法在和平时期“全家最宅的人”，一直躲着家里，躲着父母、姐妹，甚至躲着我们的老村，他从早到晚在邻村游荡，有时甚至彻夜不归，在恩

斯纳村，在利帕、鲁达、格洛巴斯尼茨、迪克斯、林科拉和格罗伊察，在这些地方，他对着熟人，但主要是对着陌生人，用我母亲的话说“哭瞎了双眼——哭瞎了双眼？独眼的他？——怎么可能。”他一直在哭，没有停止过。也永远不会停止了。直到休假最后一天，在去搭乘长途汽车返回战场的路上，他才把死亡通知交给了妹妹——他只允许她一个人去送行。几周以后，他也长眠在了“异乡的土地下，被那片土壤轻轻地覆盖”（亡者文书上是这样写的，后来的墓地纪念牌匾上也是这样写的）。

在那首名为《走过村庄》的戏剧诗的结尾处，场景是在墓地里，开头的那个女人再次转向那个男人，那个配角，但其实主要也是转向其他剧中人物，转向那几位主角，那几位彼此宣战，因此人人也都对自己宣战的兄弟姐妹；然后这个被叫做“诺娃”的、总是感觉说话很困难的女人对他们开口道：

“这里只有我是来自其他村子的后代。但请你们相信，在我的身体里有一个新时代的灵魂在说话，它要对你们说下面这些话。是的，危险的确存在，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像眼下这般说话：在抵抗中说话。现在请听我的戏剧诗吧。你们不再做梦，这是对的，但也别用狗吠来唤醒彼此。你们谁都没错，但正是在你们的绝望的爆发中，你们也许已经发现，其实你们根本不绝望。假如真的绝望，你们现在已经死了。所以别在不恰当的时候扮演孤单者。的确，在你们的故事里没有一丝一毫可以依靠的安慰。但是抛弃那套关于‘存在’和‘非存在’的冥思苦想吧：存在一直在被思考，还会继续被思考，而‘非存在’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你们是多么相像，要知道，你们相像到了何等程度。只有我会告诉你们这些。但我不仅仅是我自己。‘我-我’可以是天下至轻至柔

的东西，但也可以是包纳一切的东西——卸除武装的东西。‘我！’是唯一的主人公，而你们应该是让人卸除武装的人。是的，“我”是维系着人的人之天性。而战争距此遥远。我们的军队并非灰色包裹着灰色站在灰色的混凝土跑道上，而是黄色包裹着黄色站在黄色的花萼里。向一朵花鞠躬是可能的。枝杈间的鸟儿是可以攀谈的。在这个被人工色彩蹂躏的世界里，请呵护那些能让世界苏醒的大自然的颜色吧。山的黛色就是这类颜色——枪套的棕色却不是；从电视里认识的人和事，不是真的认识。我们的双肩是为了天空而存在，天地之间的那缕呼吸只能通过我们吐纳。慢慢地走，让自己也变成形式，惟如此，远方才能拥有形态。自然是唯一可靠的承诺。它当然不会是避难所，也不会是出路。但它给予尺度：我们只需每天遵照这尺度即可。云在天上飘，即使它们匆匆流散，也能让你们慢下来。谁说失败是必然？你们不是穿越战争走过来的吗？那么扩大这安宁的当下吧，拿出幸存者的平静。从远处看是死神危险的头颅，走近了却发现只是儿童的游戏。拍打干净你们积满千年灰尘的床。别理会那些远离童心的怀疑者。别等候一场新的战争：最安宁者有着自然的容颜。别给你们的后代呈现魔鬼的侧影。力量之屋在他者的面孔中。此地，此时，就是感激的节日。将来不要让别人说你们虚度了和平：你们的劳作应该有作用——传递下去。但只有在爱着的人，才能够传递：爱一样东西——就足以泽及一切。当我爱你时，我自己也在苏醒。即使多数人不能飞升，你们也要做可以飞升的人。把目光从那牲畜一样的两腿动物身上移开。要真实。跟着大篷车的音乐。一直走，直到有直线从纷乱中浮现；慢慢地走，慢到让世界重新属于你，慢到你终于清楚它并不属于你。对，永远都要远离那种以权

力的面貌出现的权力。不要抱怨自己是孤独一人——请再孤独一些。把声音传下去。讲一讲地平线，不要让美的事物一次次变得微不足道。讲一讲彼此对生命的想象。凡是好的，就应该存在。要慢下来——要发明创造：把你们莫名的叹息化作强悍有力的歌。我们的艺术必须呼喊出来成为天啸！别让人阻挠你们对美的追求——我们人类创造的美令人动容。从事解谜活动吧，如此也将会澄清那唯一的谜。请记住：每当一个迎面而来的孩子固执地盯住你们，你们便是囚。披上很多伪装将是你们注定的命运，要偏爱某些喜悦的骗局胜过一切公开的真相。参演这些日常生活的滑稽剧吧。迷失自我乃是游戏的组成部分。（但唯有不戴面具者能够骄傲地前行！）走出去，去到地球上的未知地方，让那些不抱幻想的人恶毒地嘲笑吧：幻想给愿景以力量。是的，满怀对形式的渴望而将一个康复的世界传下去吧——那些嘲讽的笑声是没有知觉的，它们只是灵魂腐尸炸开的声响。死人是你们额外的光。不能与他们攀谈不是你们的错：给他们一个音节足矣。多想想我们那些尚未出生者。去生育那和平之子！去拯救你们的英雄！让他们去决定：战争，别来打扰我们。你们这些此地的人：你们该为此负责。别让人说服你们，说什么你们是无子无孙的末世人。我们一如既往仍靠近源头。也许世上已无蛮荒之地。但未开发的蛮荒、永远长新的东西仍在，那就是时间。时钟的滴答什么都不能说明。时间是一种颤动，它也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个被诅咒的世纪。时间，我拥有你！现在就是神圣的日子。只要劳作着，作用着，你们就能感受到它。也许世上并无理智的信仰，但却有一种理智信仰神圣的颤栗。见证奇迹并忘记它吧。完成那伟大的一跃。喜悦是唯一正当的力量。唯有当你们感到喜悦时，进行着的才是正确的

事——一切当然未变，在我们的全部故事中依然没有可依靠的安慰。谁来衡量？拥有权力的弑童者们逍遥法外。安宁只如短小的插曲：潺潺泉水转瞬化作街垒。希望是虚假的振翅。败坏喜悦者无处不在。我们行走在喜悦的阳光下，心底深处却吞下苦涩。亲爱的此地的人们啊：恐惧的哭喊声永远会继续。你们对慈悲的祈求唤醒的只是虚无符号。所以直起身来吧，看一看那个穿着深色西装白色衬衫的男人。看一看河对岸那个女人，她站在阳光中的露台上。请用你们的方式证明我们人的执拗！给每个吻一个祝福，无论它多短暂。现在，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为这房间施魔吧，用重现。形式就是法，它会撑起你们。永久和平是可能的。听一听大篷车音乐。请测度着，知晓着，朝向天空。请谨遵这首戏剧诗。永远迎面走去。走过村庄。”

如果说我母亲讲过的那些事为我持续了几乎整整一生的写作生涯提供了原动力，那么艺术作品，不仅仅是书籍，也包括绘画、电影（尤其是约翰·福特的“西部片”和小津安二郎的“东方片”）、歌曲（最晚的比如约翰尼·卡什和莱昂纳德·科恩唱的歌）则为这股原动力能够获得和发出声音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形式、节奏，或者谦虚点说，提供了持续的激荡和推动。当然，最早的激荡和推动并不来自艺术，而是来自我的出生地老村附近那座教堂的罗马式拱顶下的斯洛文尼亚-斯拉夫人的宗教连祷，它们打动和穿透了孩提时的我。那种既单调同时又极富旋律的向着天空的呼求至今仍如呼吸一般贯穿着已经七十七岁的我，为我今后的写作之路弹拨着琴弦，在我耳边嗡嗡哼唱着通往天堂的全部音阶与华彩，没有音调起伏，就像那篇长得不可思议的洛雷托圣母连祷文一样。下面是我从上百个名字和呼请中摘引的几句，我有意没有把它们翻译成德语（除了

那句不断重复的唱和 “Prosi za nas!” = “请为我们祈祷!”)

造物之母——请为我们祈祷 (Mati Stvarnikova-prosi za nas)

拯救之母——请为我们祈祷 (Mati Odresenikova-prosi za nas)

智慧的果实——请为我们祈祷 (Sadež modrosti-prosi za nas)

我们的欢乐之始——请为我们祈祷 (Začetek našega
veselja-prosi za nas)

灵的容器——请为我们祈祷 (Posoda duhovna-prosi za nas)

荣誉的容器——请为我们祈祷 (Posoda časti vredna-prosi
za nas)

一切神圣的容器——请为我们祈祷 (Posoda vse svetosti-
prosi za nas)

神秘的花——请为我们祈祷 (Roža skrivnostna-prosi za
nas)

大卫之塔——请为我们祈祷 (Stolp Davidov-prosi za nas)

象牙之塔——请为我们祈祷 (Stolp slonokosteni-prosi za
nas)

黄金之屋——请为我们祈祷 (Hiša zlata-prosi za nas)

圣约之柜——请为我们祈祷 (Skrinja zaveze-prosi za nas)

天堂之门——请为我们祈祷 (Vrata nebeška-prosi za nas)

早晨的星——请为我们祈祷 (Zgodnja danica-prosi za nas)

几年前，感谢亨利克·易卜生，我去了一次挪威。不过在这个“即将结束”的时刻——这真是个可爱的德语词——我并不想谈这位剧作家和他的（当然也是我们的）《培尔·金特》，而是想

讲一讲在挪威发生的两件无人听过的小事。第一件是关于一个保镖，在那五六个保镖当中，我有幸与其中一位共度了一整个下午和晚上。在那个夜晚，在奥斯陆一家安静的港口酒吧里，他给我读了一些存在手机里的、他自己写的诗，先用挪威语，然后又用英语，全都是爱情诗，非常温柔的诗。

这之后的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午夜空荡荡的奥斯陆（或者叫克里斯蒂安尼亚，在克努特·汉姆生年轻时所写的那本《饥饿》中，挪威首都还叫这个名字）街头东走西逛，后来在一家书店明亮的橱窗前见到一个男人侧身而立，当我走到他旁边时，他向我转过头来，同时指着橱窗里的一本书“瞧，那是我的第一本书！”他说，“今天出版的！第一天！”他非常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或者像书上说的，还是个“少年”。他很高兴——是那种只有孩子才会有的高兴。那道喜悦的光芒，从他身上，从一个作者、一个原创者身上发出的喜悦光芒，直到今天还未消散。愿它永不消散！

所以我要利用现在这个机会，向这两个人，奥斯陆港口酒吧里的那个男子和站在书店橱窗前的那个少年，向他们表达我的问候——朝着我们西边，或者随便哪个方向。

很遗憾的是，我不能在这里朗读一首当时那位保镖写的情诗；虽然那天晚上我抄下了几首，但那张纸条找不到了。作为替代，我要朗读另一首诗，一位“灵魂守卫者”写的诗（请原谅我这里使用的文字游戏^①）。

① 这里的“文字游戏”指的是“保镖”的字面意思是“身体守卫者”，而汉德克说他要读的诗是由一位“灵魂守卫者”写的。

罗马式拱形^①

游客成群挤进这座庞大罗马式教堂的半黑暗里。

一个拱顶通向另一个拱顶，看不到远景。

几柱烛火闪忽着。

一个看不清面孔的天使拥抱我

他的低语贯穿我全身：

“不要为自己是人类而羞耻，要自豪！

你内部一个拱顶通向另一个拱顶，无穷尽地。

你永远不会圆满，因为本来就该这样。”

泪水模糊我的视线

当我们成群出来走进阳光猛烈的广场，

与琼斯先生和太太、塔纳卡先生和萨巴蒂尼夫人一起；

他们内部一个拱顶通向另一个拱顶，无穷尽地。

文学是浪漫主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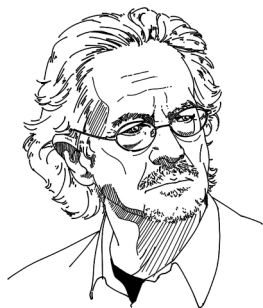
（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高 鸽译

二战期间的曲折经历促使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让 - 保罗·萨

① 汉德克在演讲的最后用瑞典语朗诵了一首 201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罗马式拱形》。此处引用的是黄灿然先生的译文。

二〇一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彼得·汉德克专辑



2019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和电影导演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可谓实至名归，虽然对于文学圈外人士而言，与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更有名气的作家相比，彼得·汉德克是一个颇为陌生的名字；但是在文学圈内部，汉德克作为一个世界级重要作家早已得到了同行的肯定：200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曾致敬汉德克，坦言“汉德克是德语文学活着的经典，他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汉德克于 1961 年进入格拉茨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在校期间，他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1966 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大黄蜂》后即中断学业，全心投入文学创作。同年发表反传统戏剧《骂观众》，一举成名。他的代表小说有《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无欲的悲歌》《左撇子女人》《缓慢的归乡》《我在无人湾的岁月》《偷水果的女贼》等。除此之外，汉德克也活跃于电影制作行业，他参与编剧了维姆·文德尔斯执导的电影《柏林苍穹